



梁羽生作品集

冰河洗劍錄

梁羽生 著

下



朝華圖書



中山大學出版社



梁羽生
作品集

27

冰河洗劍錄

下

梁羽生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冰河洗剑录/梁羽生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 10
(梁羽生作品集)
ISBN 978-7-306-04345-0

I. ①冰… II. ①梁…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4928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12-070号



本书版权由集锐传意有限公司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敬告读者

为了维护读者、著作权人和出版发行者的合法权益,本书采用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正版图书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均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刮开涂层,可见到一组数码,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验真伪。

1. 拨全国免费电话4008813150,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18位数码并按#键结束。
2. 使用手机或小灵通将18位数码作为短讯内容发至13828823315。
3. 网上查询www.macs.com.cn。

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可向当地“扫黄打非”办公室、新闻出版局、工商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技术监督部门举报,或直接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 020-34297719 13570022400

我们对举报盗版、盗印、销售盗版图书等侵权行为的有功人员将予以重奖。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

目 录

第三十九回	冰弹玉剑诛群丑 铁掌罡风斗法王	643
第四十回	柔情蜜意难消受 虎斗龙争各逞能	657
第四十一回	斩断无明求正果 重翻旧梦惹相思	675
第四十二回	中年心事浓如酒 少女情怀总是诗	689
第四十三回	竟有使臣甘作贼 何来妙策解兵戎	713
第四十四回	一意愆凶难罢手 息争无计苦思量	729
第四十五回	群雄执意追凶手 少侠何堪见血偿	741
第四十六回	欲赎前愆来舍命 认清首恶解仇冤	761
第四十七回	心事难言挥玉笛 风云不测陷冰河	779

第四十八回	同命相怜疑幻梦 幽情互慰结知交	797
第四十九回	接木移花施妙计 变容易貌出奇谋	809
第五十回	异国闯宫遇妖妇 冰河比剑结新交	831
第五十一回	残笺破镜藏幽秘 同气连枝是一家	845
第五十二回	愿觅桃源同比翼 何堪毒手拆鸳鸯	861
第五十三回	冷焰搜魂施辣手 金杯敬酒逞机谋	877
第五十四回	同室操戈何惨酷 临歧分手暗伤心	895
第五十五回	约会邛山怀敌意 相逢魔窟诉前因	915
第五十六回	玉匣还书消宿怨 冰河洗剑庆升平	927

第三十九回 冰弹玉剑诛群丑 铁掌罡风斗法王

只见一只硕大无朋的兀鹰，正在空中盘旋而下。鹰背上坐着一对少年男女，金鹰宫的武士不知他们的来历，见他们乘坐怪鸟飞来，都大为惊骇。

武士中有个能挽五石强弓的神箭手，“嗖”的一箭射去，那神鹰张翅一扑，这枝箭激射回来，那神箭手也被巨鹰掀起的狂风扑倒，只听得“嚓”的一声，那枝箭激射回来，插入青砖地中，没至箭羽，兀自颤动不休，离开那武士的头部不到五寸。

江海天和华云碧跳了下来，武士们发一声喊，刀枪剑戟纷纷斫去，江海天遮着华云碧，双臂一振，一个转身，登时听得金铁交鸣之声，如雷震耳，那些刀枪剑戟都飞上了半空，互相激撞。武士们纷纷走避，唯恐被跌下来的兵器碰着。

金鹰宫的护法大弟子出来喝道：“何处妖人，敢来放肆？”江海天笑道：“我们奉邀而来，倘是妖人，你们就不该邀请。”当下两人交出请帖，江海天这张是他代谷之华接的。华云碧这张则是借用她父亲的。

那护法大弟子接过请帖一看，认得这是他的师父宝象法师亲手所写，吃了一惊，立即改容相向，施了一礼，说道：“两位贵客跨鹰而来，我们意想不到，请恕无礼，请进来吧！”华云碧挥了挥手，道：“鹰哥哥，你吓坏了人，赶快给我躲起来吧。”那头神鹰似懂得她的吩咐，展翅高飞，停在金塔塔尖。

会场轰动起来，人人争看这对跨鹰而来的男女。江南这一喜非

同小可，大声叫道：“海儿，海儿！”江海天应了一声，向着父亲坐的方向看去，见着了姬晓风、唐经天等人，随后又看见了谷中莲，心道：“师父尚未来到，唐努珠穆也未见来，不知是何缘故？”谷中莲则是又惊又喜，又有几分疑惑，寻思：“这女子是哪里来的？海哥怎会与她同来？看他们的神情，似乎是很好的朋友！”

文廷璧、天魔教主等人识得江海天的来历，已对宝象法师说了，宝象法师也不禁心头微凛，暗自想道：“这小子刚才震飞兵器的功夫大是不凡，看来今日在场的人，除了我和班栋之外，谁都不是他的对手。金世遗的徒弟尚且如此，若是金世遗亲来，岂非凶多吉少。”当下亲自出迎，说道：“原来是江小侠，令师金大侠呢？”

江海天道：“家师来是不来，未曾向我言及，我也不知道他老人家的意旨。不过主人倘若有甚赐教，晚辈也可以代家师接下！”

江海天这番话的意思是说，倘若宝象法师想找他的师父较量，他可以代替师父接战。宝象法师虽然看出江海天武功极高，但他怎肯自贬身份，与一个后生小子交手。寻思：“我只可与唐晓澜、金世遗二人争雄，对这小子却是胜之不武，不胜为笑。”当下眉头一皱，佯作不解，说道：“贫僧仰慕令师武功，颇思结缘，别无他意。小侠远来，请暂歇片时，再会此间高手。”言下之意，是准备另外选人与江海天较量，江海天颇为不悦，但却也不便再向宝象法师挑战。

华云碧走到仲长统身边，仲长统正自运功抗毒，直打寒战，大悲禅师、雷震子、萧青峰等人站在一旁，俱是束手无策。华云碧道：“仲叔叔，你怎么啦？”仲长统苦笑道：“你爹爹呢？嗯，你爹爹不来，老叫花以后怕没有福气再吃你做的美点佳肴啦。”

华云碧笑道：“仲叔叔，你肯教我混元一炁功吗？”仲长统道：“怎么？”华云碧道：“你肯教我，在今后的几十年，你可以吃尽天下美味。我弄的菜，那当然更不在话下了。”仲长统精神一振，笑道：“你是趁机会敲我一记了？也好，老叫花也不想再活几十年，只望活着再见到你爹爹就行。”

华云碧取出三支银针，插进仲长统的“大椎穴”、“天枢穴”和“劳宫穴”，这三个都是死穴，旁观者大吃一惊。说也奇怪，这

三支银针一插进去，仲长统立即便似舒服了许多，也不再打寒颤了。过了片刻，华云碧将银针拔出，本来中空的针管充满了紫黑的毒血。华云碧接着取出两包药粉，一包内服，一包外敷。仲长统吃了药，脸上的黑气也都褪尽了。

仲长统微笑道：“原来你爹爹的本领全都传给你了。恭喜，恭喜，世上又多了一个女神医。”华云碧道：“其实一大半还是靠仲叔叔你的内功深厚。侄女只用两包药粉就换了你的混元一炁功真是太便宜了。”旁观人众见她药到回春，无不赞叹，经仲长统一说，这才知道她是华山医隐华天风的女儿。

江海天带了华云碧往见父亲，在他父亲身旁坐下。江南已经知道华云碧从前救过他儿子的事，喜得合不拢口，一再向华云碧道谢，又不住口的称赞她。谷中莲与华云碧也是一见如故，两人谈得很是投机，倒把江海天冷落了。江海天在欢喜之中却又隐隐感到不安，心头上似乎蒙了一层阴影。

一个鹰鼻卷发的阿拉伯武士走了出来，咕咕噜噜地说了几句，宝象法师起立说道：“这位是阿拉伯第一高手班栋先生，他说他久仰中国的唐晓澜和金世遗两位武学大师的英名，意欲讨教。遗憾的是这两位大师都没有来。”

原来这人是从前阿拉伯的武学大宗师提摩达多的师弟，提摩达多当年来华，曾先后败于金唐二人之手，后来在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一次探险中，遇风暴丧生。虽说提摩达多之死与人无尤，但他那次攀山却是由于斗败之后，为了逞一时之气而与唐晓澜赌赛的，他的门下弟子迁怒于唐金二人，回国之后，加油添酱，向师叔禀告。所以班栋此次出场，指名说是想会唐金二人，目的就是想为死去的师兄报仇雪耻。

江海天说过愿意代表师父接受任何挑战，当下立即应声而出，正要答话，唐经天亦已走到场心，说道：“家父已闭门封剑，决意终老天山，不再涉足江湖，更不会与人争胜了。班大师若肯赐教，晚辈愿代家父接招。”

江海天道：“唐叔叔，还是让小侄先上吧。小侄若是不成，唐叔叔你再出场如何？”唐经天笑道：“江贤侄，你怕没机会出场吗？”

先歇一歇吧。”原来唐经天知道此人来历，不放心让江海天冒险。

宝象法师将他们二人的话译成阿拉伯语，告诉了班栋，同时也说明了唐经天在中国武林的身份。班栋听了，说道：“既然如此，我先领教唐少掌门天山一派的绝世武功，要是侥幸不败，再向江小侠请教。”

要知唐经天的身份比江海天高得多，班栋自是以先打败唐经天为荣。宝象法师稍微有点失望，他原意是想借班栋之手来挫败江海天的，如今班栋要先斗唐经天，即使能胜，也必定要耗尽气力，那时再斗江海天就准是败多胜少了。不过他转念一想，唐经天也是一大劲敌，若是班栋能把唐经天打败，再多少耗损江海天一点内力，那也很好。因此，也便不再言语。

唐经天拔出了游龙宝剑，他以晚辈自居，抚剑施了一礼，便即进招。班栋用的兵器颇为奇怪，看来像一根杆棒，但黑黝黝的，非金非铁，却不知是什么东西。

唐经天出手的第一招是“执经问难”，倒提宝剑，剑尖抖了两抖，斜立胸前，这是天山剑法大须弥剑式中的一招，是向对方表示恭敬，请求指教的一个剑式，但以静制动，其中变化，却是极为奥妙。班栋看出他这剑式的意思，就在他剑尖抖动的时候，怪棒立即伸出，向上一挑，表示不敢接受对方的敬礼，他这一挑，看似平淡无奇，其实却是威力极大的一招杀手。

只听得“当”的一声，火星蓬飞，唐经天斜跃一步，班栋也晃了两晃，两人的内力大致相当，双方的兵器也都丝毫未损。原来班栋这根“怪棒”非金非铁，却是一块殒石打成的，硬度胜于任何金属，唐经天的游龙宝剑竟是削之不动，要不是收劲得快，宝剑还险些受损。

班栋也禁不住心头微凛，暗自想道：“怪不得我师兄当年败在唐晓澜手下，原来他的儿子已经这么厉害。中华武学真是不可小觑。”不过唐经天的武功虽出乎他的意外，他却也不惧。两人动作都快，转眼间斗了三十来招。唐经天改用天山剑法中的“追风剑式”，端的快如闪电，疾似追风，前招未收，后招续发，一沾即退，一退即收。那身法剑法，又俨如流水行云，毫无黏滞。

原来唐经天已试出班栋的那根怪棒是件宝物，不愿令自己的宝剑受损，因而改用了这套乘瑕抵隙、迅捷异常的追风剑式，即算两件兵器碰上了也是一掠即过，当然彼此也就不会受到损伤了。他们两人的功力旗鼓相当，这么一来，就变成了谁的招数精妙，谁就可以取胜的形势。

天山剑法是融会各派之长的一套博大精深、无所不包的剑法，唐经天以“追风剑式”主攻，但却也并非全用“追风剑式”，不时夹杂着其他剑式使出。班栋见他奇招妙着，层出不穷，倒吸了一口凉气，心想：“我若不使出看家本领，只怕要败在他手。”

唐经天一剑刺出，班栋身形一晃，忽地仆倒，中原群豪大声喝彩，唐经天却是一怔，原来他那一剑并没有刺中班栋，只因双方攻守趋避都是快到极点，群雄看不清楚，却以为是班栋中剑受伤。

忽见班栋单掌支地，身似风车疾转，打了几个大翻，手中那根怪棒，登时似变成了数十百根，棒影如山，四面八方向唐经天压来。唐经天从未见过这种怪招，打定了“不求有功，先求无过”的主意，改用大须弥剑式，护着全身。

班栋的打法越来越怪，忽而打两个筋斗，忽而坐在地上打两个盘旋，有时甚至全身躺在地上，但不论是站、是坐或是卧倒，他的那根怪棒都是配合身法，使得恰到好处，而且在棒法之中，又夹着掌劈脚踢等等五花八门的怪招，看似凌乱无章，实则招招都是杀手。中国武学中本来也有“醉八仙”拳法，大略相似，但却也没有他这套功夫的怪到出乎想象之外。

幸而唐经天的“大须弥剑式”是天下防守得最严密的剑法，他只守不攻，俨如在周围布下了一道铁壁铜墙，班栋的怪招虽怪，却也攻不进去。

可是大须弥剑式甚为耗损内力，过了一会，坐在场边的人已隐隐可以听到唐经天的喘气声，不禁暗暗为他担心。正自斗到紧处，班栋忽地一跃而起，大喝一声，突然间双方都静止下来，面对面站着，动也不动，就似两尊石像！

众人大为诧异，定睛看时，只见唐经天的游龙剑抵着班栋的棒端，双方右臂平伸，看来似是功力悉敌，谁都不能向前移动半步。

原来班栋虽然暂时占了上风，但他亦自知，只凭怪招，决难取胜。他用这套怪招，目的不过在耗损唐经天内力而已。待听到唐经天微微喘气，以为时机已至，于是立时改变战术，强迫唐经天与他拼斗内力。他的怪棒含有少量磁性，唐经天用以防守的大须弥剑式，又不及追风剑式的迅捷，宝剑被他的怪棒一粘，未能立即摆脱，他的内力已是透过棒端，迫得唐经天再也不能撤退了。

班栋自以为胜算在握，哪知他的内力逐渐加强，到最后已是使出了十成功力，连冲几次，仍是未能将唐经天迫退一步。不由得大吃一惊。

原来唐经天的喘气乃是诱敌之计，他的大须弥剑式颇耗真力，他也害怕班栋的怪招层出不穷，时候久了，只怕防御稍有疏忽，便会给他攻入；不如趁着内力尚未耗损太多之时，及早和他见个真章。恰好班栋也害怕时候久了，怪招给对方看出破绽，便不能用。因而双方抱着同一心思，终于由班栋先行发难，出现了最惊险的两大高手较量内力的局面。

唐经天只觉对方的内功俨如排山倒海，汹涌而来，尽管防守得住，也不禁暗暗吃惊。班栋屡攻不下，也感到对方的内功似是深不可测。双方都是暗里叫苦。

只听得嗤嗤声响，唐经天的剑尖上爆出点点火花，班栋的棒端也发出热腾腾的白气。看来双方的真力都在大量消耗之中，而两件稀世奇珍，也在由于互相摩擦而逐渐伤损。两方的亲友都是怵目惊心，只怕两大高手，两件奇珍，都要遭到两败俱伤的劫难。

忽地里一条人影疾如飞鸟的“飞”入场心，班栋的几个弟子大吃一惊，纷纷呼喝，就在喝骂声中，只见白光一闪，唐经天与班栋已是倏地分开。唐经天纳剑归鞘，说道：“贤侄，多谢你了！”班栋收了怪棒，也在向那人施礼，用阿拉伯语说了一声“多谢”。随即斥他那几个弟子道：“你们胡闹什么，快给我滚下去。”

原来这人正是江海天，他用裁云宝剑在两人兵器相交之处一挑，由于他的功力比唐班二人都胜一筹，用劲又用得非常巧妙，轻轻一挑，便把两人的内力截断，同时也就把这两样兵器分开。他这一挑，只是想解开两人的苦斗，决不偏袒任何一方。班栋的弟子不

知，故此喝骂。班唐二人蒙他解救，当然能够察觉，是以不约而同地向他道谢。

唐经天向班栋拱了拱手，道声：“佩服！”便即回座。他和班栋之战，功力悉敌，谁都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他这一声“佩服”，谁也都知道是一句客气的说话，没人敢说他胆怯避战。但唐经天可以回座，班栋却不能回座，唐经天一走，他站在场中，神色更显得尴尬。

要知班栋有言在先，他是要先斗唐经天，再斗江海天的。要是他败给唐经天那也罢了，如今却是个不胜不败的和局，以他的身份，自然应当履行前约，再和江海天交手。

江海天刚才那么挥剑一挑，轻描淡写地就将他们二人分开，班栋哪里还敢丝毫轻敌，心中想道：“这小子虽然年纪轻轻，声名不响，但以他的功力而论，只怕还在唐经天之上！”但他是何等身份，虽然心中隐有惧意，却也不愿自食前言，只好说道：“久仰令师金大侠武功盖世，名师出高徒，今日与江小侠幸会，还望指教。”他尽量抬高金世遗师徒的身份，乃是预先留个地步，免得失败之后，太过难堪。

通译的将他的话向江海天说了，江海天却笑了一笑，说道：“请你告诉班大师，我不想占他的便宜，他已打了一场，请他先歇息过了，待我也打一场之后，那时双方各不吃亏，我再向他请教。”班栋听了他的话，大出意外，说道：“好，江小侠果然是英雄本色，佩服，佩服！既然江小侠定要如此，班栋也只好遵命了。”当下便即回座。

江海天目注宝象法师，说道：“晚辈江海天，诚心向前辈高人讨教，请哪位赐招！”宝象法师不想便即接受他的挑战，眉头一皱，正自踌躇，不知要选派谁人出来应敌才好，忽听得一个人冷冷说道：“我再来会一会金世遗的高足，这次咱们可得分个胜负了。”

只见一个身体魁梧，满面红光的喇嘛僧走出场来，宝象法师大喜，心道：“我怎么会想不起他。”原来这喇嘛僧正是青海鄂克沁宫白教法王的师弟孔雀明伦王。

白教法王曾经和金世遗打过平手，宝象法师已经知道了的，心

想：“孔雀明伦王武功纵然不及师兄，想来也不至于差得太远，说不定可以无需班栋，只是他就可以将金世遗的徒弟打败了。”他哪里知道，金世遗现在的武功，比起当年斗白教法王之时，已不知高了多少，而江海天的武功，也已差不多可以与师父比肩了。

孔雀明伦王两个月之前，曾经与江海天在鄂克沁宫交过几招，随后唐经天夫妇到来，便即罢手，但在那几招之中，却是孔雀明伦王占了上风的，他心想只有两个月的距离，江海天武功如何精进也决不能胜过他了，因而也就不怎么把江海天放在眼内。

江海天站在下首，双手贴着膝盖，这是以后辈自居，向前辈请教的意思。孔雀明伦王冷冷道：“不必客气，你亮剑吧。”江海天道：“上人未携法杖，晚辈焉敢动用兵刃？”识得孔雀明伦王来历的人，听了江海天如此回答，都是大吃一惊，在他们心目之中，江海天年纪轻轻，虽然是金世遗弟子，但能有几年功力？当然是决不能与孔雀明伦王相比。因此几乎每一个人都是这么想：“倘若他动用宝剑，或者还可以仗剑护身，不至于输得太惨，如今空手过招，这岂不是要白送了一条小命！”

孔雀明伦王的教主法杖早已被师兄缴回，他离开鄂克沁宫之后，一气之下，连日常所用的九环锡杖也抛弃了，决心到尼泊尔之后，自立为教主，再觅玄铁精金，打过一条只有教主能用的法杖。其实，即算他的九环锡杖未曾抛弃，他也不愿意用来对付一个后生小子。

江海天提及法杖，又触了他的霉头，更为愤怒，当下哼了一声，心道：“无知小子，狂妄如斯，不叫你当场出丑。你也不知我的厉害！”面色一沉，便即伸出食指，向江海天遥遥一戳。

他们二人相距二丈有余，孔雀明伦王伸指一戳，只听得嗤嗤声响，劲风如箭，直射江海天胸口的“璇玑穴”。孔雀明伦王已练成无形的罡气，可以在数丈之外杀人，用来点穴，那就是最厉害的隔空点穴功夫！

江海天神色自如，暗暗好笑，却佯作不知，仍然恭恭敬敬地说道：“晚辈不敢僭越，请上人先出高招！”孔雀明伦王见他兀然不动，大吃一惊，连点了十数点，遍袭他周身各处大穴。江海天默运



孔雀明伦王面色铁青，双眼火红，忽地用力一咬，咬断舌尖，张开大口，一口鲜血喷出。

玄功，他的罡气哪能侵入。

江南嘻嘻笑道：“我的儿子请你指点，你当真就只是指指点点么？”姬晓风笑道：“我看你不必装模作样了，还是好好地请我的侄儿指点指点吧！”

孔雀明伦王老羞成怒，大吼一声，身形疾起，到了江海天面前，一掌便劈过去。江海天翻掌一迎，只觉手心微微一烫。孔雀明伦王以罡气凝聚掌上，比欧阳仲和的霹雳掌和雷神指还要厉害得多，江海天从前和他对过一掌，当时只觉如触烧红的烙铁，但现在只是有点微烫的感觉，这是由于他服食了天心石之后，功力大大增强的缘故。

江海天只是感到微微一烫，孔雀明伦王却感到对方的内力如潮涌来，竟把他罡气冲得倒退回去，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

孔雀明伦王用了十年苦功，才练成这无形罡气，平时唯恨罡气练得还不够强，这时却唯恐它反而伤了自己，恨不得它越弱越好。

在江海天内力催迫之下，孔雀明伦王的罡气如潮倒退，根本就由不得他作主。不过片刻，孔雀明伦王只觉胸口胀闷不堪，心房似乎随时都可爆炸！

孔雀明伦王面色铁青，双眼火红，牙齿咬得格格作响。大叫一声，忽地用力一咬，咬断舌尖，张开大口，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劲风疾起，血花溅出数丈开外！

原来孔雀明伦王为保全性命，只好自行散功，他咬破舌尖，罡气一泄无遗，这么一来，他的十年苦功虽是毁于一旦，但五脏六腑，却不至于因受罡气的冲击而碎裂了。

江海天避开正面，身形晃了一晃，随即一跃而前，扶住了孔雀明伦王，掏出一颗药丸，塞进他的口内，左掌贴着他的胸口，一股真气从他的“璇玑穴”透进去，将他的瘀血化开，也将他的吐血止了。

原来江海天无意伤他性命，只是恨他恃强作恶，故而用这个法子，破他的罡气，迫他自行毁去上乘的内功。那颗药丸是金世遗留给他的碧灵丹，是用天山雪莲作主要药材制成的，他仅存一颗，这时也给了孔雀明伦王，免得他受伤太重。

孔雀明伦王就在咬破舌尖，将罡气与鲜血同时喷出来的时候，本来还存着与江海天两败俱伤的念头，哪知江海天的内功实在太高，只不过晃了一晃。孔雀明伦王毒计不逞，自必死，却不料江海天非但不乘机毙他，反而将他救了。孔雀明伦王对他是又恨又怕又有一丝感激，无话可说，只有神色惨然，踉踉跄跄地下场。

江海天只一举手，就把孔雀明伦王弄得如此下场，座中各国高手，都是耸然动容，连宝象法师也不由得暗暗心惊。

班栋走出场来，对江海天遥遥一揖，说道：“江小侠神功无敌，佩服，佩服！”江海天还了一揖，说道：“微末小技，贻笑大方，还请班大师多多指教。”

两人相互一揖，江海天衣袂飘飘，头发散乱，身体却兀立如山，纹丝不动。但那班栋却似突然矮了半截。原来他是暗中和江海天较量内功，双方内力发出，班栋禁受不起，只好用重身法定住身形，以免震倒。这座大殿的地板虽然是用坚硬的花岗石铺的，却也经不起班栋的一踏，班栋的双足都踏入了地板之中，因而看起来就似矮了半截。他功力如此深厚，已是世间罕见，但比起江海天来，却又是相形见绌了。

班栋拔起双足，一声长叹，神色黯然，说道：“不到高山，不显平地，今日来到贵国，始知天外有天。徒弟尚且如此，师父可知。我这点微末之技，妄图与金大侠较量，那真是米粒之珠，要与皓月争光了。”他这回是真正的口服心服，说了这话，便即离场。

江海天连败两大高手，各国武士，无不震惊，虽然江海天已经归座，他们却也不敢单独出来，向中原豪杰挑战，他们心中均是如此想道：“这姓江的年纪轻轻，已然如此了得，看来中国的武学确是深不可测，难与较量。”

尼泊尔的武士聚在一角噤噤喳喳地商量了一会，推出两个人来，一僧一俗，披着纯白袈裟的那个高瘦僧人，是尼泊尔旧王从波斯礼聘来的祇教高手，法号景月上人；那俗家武士，则是尼泊尔本国的第一高手，名叫孟哈赤。

这两人走出场来，向冰川天女施礼说道：“请公主出场，我等有事禀告。”冰川天女离座而起，冷冷说道：“今日在此场中，不